

文化快讯

2014 年度
“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”颁奖

1月29日,2014年度“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”颁奖会在京举行。中国作协副主席、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何建明出席颁奖会并讲话。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所属各报社全体职工参加颁奖会。

2014年度“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”共评选出特别贡献奖1名,优秀作家贡献奖5名,优秀编辑(记者)奖10名。人民文学杂志社《人民文学》外文版编辑部获特别贡献奖,刘心武、曾庆瑞、关仁山、李洁非、荣荣获优秀作家贡献奖,顾建平、哈闻、徐则臣、徐健、彭敏、郭汉睿、张克军、翟民、姬小琴、顾超获得优秀编辑(记者)奖。

据悉,“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”自2009年创办,已成功举办6届。

据《文艺报》

余华新书首发
其子筹拍《许三观卖血记》

作家余华日前在其新书《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》首发式上透露,自己的儿子余海果正在筹拍《许三观卖血记》电影版。而根据《许三观卖血记》改编,由韩国演员河正宇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《许三观》正在韩国上映。余华表示,由于语言不通,他对韩版《许三观》并不了解。

据称,该片投资人为张艺谋曾经的老搭档张伟平,摄影师为日本电影《入殓师》的摄影师,曾获金鸡奖影后的女星颜丙燕是主演之一。 据《解放日报》

《通渭历史文化丛书》出版发行

本报讯(记者平丽艳)日前,由通渭县政协主席陈维山主编的《通渭历史文化丛书》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。该丛书共有《襄野群星》、《古郡遗珍》、《翰墨飘香》、《诗词撷英》、《乡艺溯数》、《民俗记胜》、《坊间古今》、《红色记忆》八册70余万字。

丛书从2013年起组织编纂,历时两年多时间。主要以“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,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、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、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”为宗旨,以通渭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为主线,图文结合,图文并茂,系统全面地展示了通渭的山川地理、民俗风情、生产习俗、生活风貌、地域文化,抢救性地保留了珍贵的文本和图像资料,脉络清晰,工程浩大,对于宣传和推介通渭,扩大通渭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。

《文学与艺术问题》出版

本报讯(记者张海龙)近日,兰州交通大学教授王为群和作家尔雅合著的学术著作《文学与艺术问题》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《文学与艺术问题》分为上下编,上编“中外生态文学理论与实践研究”由王为群撰写,着重阐述文学与自然的关系,并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思想和生态文学观进行了梳理;下编“电影艺术与文学评论”由尔雅撰写,是关于经典电影的艺术评论,侧重对电影作品进行文学审美向度的阐释,其艺术探索极富个性。

王为群,现任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院长、教授,主要致力于文艺学、美学研究;尔雅,作家、影视评论家、副编审,现就职于兰州交通大学。值得一提的是,《文学与艺术问题》是他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第二次精诚合作,上一部合著作品是《诗学与艺术问题》。



山的那边是什么,还是山吗?如果还是山,再后面又是什么?

如同一个哲学命题,这样的诘问,几乎每个人都遭遇过。只不过,有的人终其一生永远困在山的这边,有的人凭着一时余勇翻过一座山后停下了,而对有的人,“看一看山那边是什么”的愿望宿命般驱使他,没有止歇。许曙明属于后者。

许曙明是谁?“他是一个一流的旅行家,二流的作家。”国内一位令许曙明尊敬的旅行家这样评价他,而面相憨厚的许曙明则自谦地说:“我什么都不是,只是一个写作和旅行的爱好者。”

十二岁那年,少年许曙明坐在榆中县一个村小教室里,郑重其事地写下一篇叫《家乡的小河》的命题作文,家乡只有大山没有河,见过的最壮阔的水域也就是“涝坝”的许曙明,从一滴水写起,直到水天相接的大海。语文老师读完他的作文后,摸着他的头说:“好好学习,长大了考大学,当作家。”如今,虽然对自己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不甚满意,不可否认的是,许曙明已经出版了《走向蔚蓝》、《走过高原》、《走近平和》、《走近山水》等散文作品集。

写下“走”系列散文的许曙明,对崇敬的作家,除了拜读他们留下来的作品,还要拜谒他们的故居或墓地。2012年,许曙明利用端午假期去了趟延安,踏访了路遥的故居和墓地。他知道路遥生前生活简朴,有时一个馒头顶一顿饭,也嗜烟。在路遥墓前的供台上,许曙明放了两个馒头和半盒香烟,馒头是从兰州带过去的,香烟是不抽烟的他从朋友手里要来的。另一次,他在哈尔滨回北京的列车开出三小时前,他到呼兰县匆匆瞥了一眼萧红故居。尽管中途劳顿奔波,他还是觉得值了。关于这些,他都写在《走近山水》里。

许曙明将对文学的挚爱,不仅诉诸字里行间,还刻在他的脚印里。从这个角度说,他的旅行也是写作的延伸,为写作提供了丰赡的营养,反之,写作又成为他一次次出发的理由。这两者,早已交织在他的生命里。尽管他认为自己旅行的冲动主要源自祖国壮丽山河的吸引,但阅读他的文字,你会发现其中还有理想主义的驱动。许曙明格外推崇音乐人高晓松的一篇文章《不只房子,还有诗和远方》,应该说,年过半百的他有一份银行高级经理的稳定职业,生活无忧,闲暇时去黄河边散散步遛遛狗似乎来得更容易些,但他选择并发展了旅行这一业余爱好,并将其作为一项事业来经营。跋山涉水,探源寻幽,足迹北抵漠河,东至乌苏,以至于在旅游圈内被人称作“陇上徐霞客”。

是的,生活除了房子,还有诗和远方。

在许曙明的桌子上,叠放着一张大幅的中国地图,打开发现,上面用粗体蓝色签字笔勾勒出了他走过的路迹,而红笔标记的目的地如同一簇簇跳动的火苗,被那些蓝色线条密集环绕,这些,记录着一个旅行家怎样的秘密福祉?当他终于抵达祖国的西南边陲掏出纸巾擦拭界碑上的灰尘时,当他正午一个人在北大荒金黄的稻田里穿行时,当他坐在羊卓雍错湖边凝视湖水的纯蓝时,他都抑制不住地流泪了。当然,他也遭遇过危险。他曾与一条从草丛中蹿出的腹蛇狭路相逢,当时两腿发虚大脑一片空白,不知过了多久,蛇自己游走了。后来听当地人说,那就是柳宗元《捕蛇者说》中提到的蛇,只要被咬一口很难活命。旅途中,需要克服的危险不仅仅是蛇,还有跟自己意志力的较量。坐在车上,他一般闭口不语,因为每一开口别人善意的劝解都是对自己信念的消解。有一次在去漠河的火车上几乎过了一天一夜,和他人面面相觑没说一句话,直到下车时打了声招呼,把别人吓了一跳:哈,原来你不是哑巴!

虽然本职工作是与数字打交道的金融行业,许曙明坦言,他对数字并不十分敏感。这样说的时候,他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赧色,接着又被一种骄傲的神色所覆盖,比起数字,他更敏感的是沿途的风土人文。每次旅行归来,当他坐在书桌前梳理走过的路、见过的人、说过的话,依然历历在目,声声入耳。即使,时隔数月甚至数载也清晰可辨。谈话中,许曙明反复念叨起一句话:“走遍天涯,你也走不出善良人们关切的目光。”仿佛,他的诗和远方,都不是太远。



许曙明 甘肃省榆中县人,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爱好写作和旅行,数十年来,足迹遍布国内外,行程近百万公里,发表各类文学作品逾百万字,并多次获得文学奖项。

许曙明:旅行和写作
已成为我生活的重要内容

第五届甘肃黄河文学奖结果公布在即,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,许曙明的散文集《走近山水》在散文组三等奖获奖名单上。近日,借此契机,记者就他的创作及其相关话题进行了访谈。

晨报: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旅行的?

许曙明:我小时候的生活很艰难。我生在农村,你可以想象的,三个孩子,父母也没什么文化,是个什么状况。在16岁之前,我没走出过榆中县。我开始旅行大概是1980年前后,到现在有35年了。这些年来,我到达了祖国的每一个省、市、区,到达了130多个国家5A级景区,到达了一些英雄人物和著名作家的故里,到达了自己向往的大多数名山大川、江河湖海,亲历目睹了自然与人文景观,体察了不同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,体验了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。

晨报:你现在算是旅行家了,那么,旅行家和旅游爱好者的区别在哪里?

许曙明:旅游是快乐的,旅行是艰辛的;旅游是热闹的,旅行是孤独的;旅游是消遣、放松,旅行则是事业。走了那么多地方,我从来没有见过两个旅行家常年结伴而行的,即使有一次,但绝不会有下次。因为每个人的旅行计划、目的、方式不同,不可能一路走下去,而旅游就可以,跟个旅游团,热热闹闹、轻轻松松。

晨报:旅行需要时间和一定的经济能力,你是怎么做到的?

许曙明:关于这一点,我得感谢我就职的单位,在我认真履职的同时,能够获得说丰厚不丰厚,说微薄不微薄的薪水,靠这点财力,吃最便宜的饭菜,住最简陋的旅店,坐最普通的车辆,足以使我走得很远;我感谢单位的历任领导,在我能努力干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,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我的旅行和写作;我感谢我的同事、朋友、同学、亲戚,理解的给予我鼓励,不理解的也不嘲讽;我感谢我的亲人,家里的积蓄大都让我买了车票也毫无怨言……有了这些条件,靠每年的休假,靠一年的几个长假,靠平时的双休日,只要周密计划,精心安排,我就能够到达我想去的地方。

晨报:你旅行兼写作这么多年,这两者对你意味着什么?

许曙明:旅行和写作已经成为我的重要生活内容。只有旅行与写作,才能表达我对自然的亲近和热爱、对生命的理解和感悟、对生活的认识和感知。要不,为什么我独自一人行走在极其偏僻的地域时,没有丝毫孤独的感觉?为什么我啃完大饼后爬在小溪边喝凉水时,没有半点艰苦的想法?我知道,是孩提时代立下的“走出大山,去看外面的世界”的理想召唤着我,是“旅行中国”的信念支撑着我。如今,我已经能够对过去耿耿于怀的一些事情坦然释之了。相反,以前视而不见的某些东西今天却显得弥足珍贵。这一切,无疑得益于旅行和写作给予我的启迪和再造。

人贵有自知之明。我清楚地知道,此生此世,我已经不可能在别的领域有什么建树,唯有迈开双腿去更远的地方,在神奇的山水中洗涤身心,净化灵魂,开拓视野,抒发情怀。在没有找到更好方式的情况下,旅行与写作是我振奋精神、拥抱生活、坚持自我、固守底线的最佳选择。

晨报:未来在旅行和写作方面有何计划?

许曙明:我走过的是一条小溪,后面则是一片汪洋。对我来说,旅行中国的梦才刚刚开始,更长的道路在等着我,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与偏离。只要我还能走,就要一步一步走下去。写作方面,有一本书已经完成初稿,暂时命名为《走遍天涯》,希望年内能够出版。

本报记者 张海龙